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docu 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新华秘记

许指严◎著

中华书局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新华秘记

许指严◎撰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华秘记/许指严撰. —北京:中华书局,2007.4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ISBN 978 - 7 - 101 - 05539 - 9

I. 新… II. 许… III. 袁世凯(1859 ~ 1916) - 生平事迹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961 号

书 名 新华秘记

撰 者 许指严

丛 书 名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责任编辑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84 千字

印 数 1 - 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539 - 9

定 价 14.00 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整理说明

许指严，名国英，江苏武进人，熟谙清廷掌故及民初政坛轶闻，曾任清史馆名誉协修。著作甚多，都属于稗官野史之类。

《新华秘记》前后编，1918年由上海清华书局初版发行，书中详记袁世凯窃国称帝时各种轶闻及其私人生活。据作者自述，当袁氏称帝时，他正患病，不在北京，“不复亲睹内幕”，袁世凯失败之后数月，他才来到京城，开始对这一历史的丑剧追加记录，于是在“友朋设宴之余，里巷传布之末，经过遗台老树，或泥爪宛然，偶读断简残编，亦征信未远”，“掇拾丛残，绩此袜线”。书中所记袁氏的官场秘闻、私人轶事和家庭生活细节，虽得之于社会传闻，里巷琐谈，但当时的北京人对此记忆犹新，有些人还身预其事，因此这些传闻琐谈，其基本事实是真实的，大多可与历史事实参证。蒋抱玄在序文中称赞它是“事事得诸实在，不涉荒诞，与坊间行本宫闱秘史等，有天壤之别”。书中某些具体情节的描写，出于作者的发抒，迹近于小说，虽不能尽据为信史，但却忠实地反映了当时

民间对袁世凯的憎恶情绪,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舆情。作者文笔流畅,注意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和刻划,尤其是对袁世凯的权诈、桀黠、残暴、阴险以及对洪宪帝制推波助澜的各种人物的记述都颇为生动,读来饶有兴味。

今由顾菊英选录有关帝制部分,整理刊出,以供参考。

目 录

整理说明	1
蒋序	1
俞序	3
吴序	5
自序	7
瘦马阴谋	9
小王爵	15
京津兵变	20
修改新华宫	24
皇室迁居议	29
筹安会里幕	32
国民推戴书	40
救国储金	43
大典预备处	48
七十万金之龙袍	50

金匱石室	55
六君子	59
魏文帝与陈思王	67
招待伟人	71
石家庄惨剧	73
张方案索隐	77
御弟革命	83
武义亲王	88
小凤仙	91
皇侄	96
十三太保	101
陆屠户	109
财神	116
女子请愿团	120
女官长	124
国民代表活剧	128
乞丐请愿团	133
停止兑现	136
喜日纪念	139
女伟人	145
谋杀黑幕四则	150
居仁琐薄	157
春藕志闻一则	165

蒋 序

天气新凉，晚风拂拂，豆棚瓜棚间，聚二三野老，纵谈往代事，虽支离怪诞，无实录可稽，而士君子恒乐听之，耳或为之眩，神或为之迷，非习于妄也。其所言多系于治乱兴衰之故，人心世道之微，与夫朝章国典治革废存之数，故搜古家遂从而揣摩之。夫以野老家言，荒杂不经者，而耐人寻绎犹如是。则夫士君子本其窥察治乱兴亡，挽救人心世道，与其探索朝章国典治革废存之所学，融创见创闻，著为成书，以饷此之好奇者，其人手一编，可断言也。世界进化，蒸蒸日上，而国家社会上之活剧，亦愈演愈奇，几入于不可思议之一境。特非亲加搜索，则传见传闻，不足据为实录，其荒诞乃等诸野老。既搜得矣，而或拙于为文，描摹难于尽致，无引人入胜之能；或工为文矣，又疏于治乱兴衰之故，人心世道之微，与夫朝章国典治革废存之数，不足以鉴古，不足以惩来。故吾以为国家社会之活剧，非善为文者不能写，更非邃于史者不能工也。许子指严，兼此二长，久客春明，搜罗以富。其近著《新华秘记》，事事得诸实在，不涉荒诞，与坊间行本之宫闱秘

史等，有天壤之别。士君子苟取而读之，既以扩见闻，更以征治乱兴衰之故、人心世道之微、与夫朝章国典治革废存之数。吾知焚香读经，下酒读史，此味不让前人也。于其行世之日，为志数语于耑。

民国七年八月，会稽蒋抱玄著超氏识于海上著庐

俞 序

今之世界，一权术之世界也；无权不得以眩时，无术不得以济时，此非吾愤激之词也。共和告成，于兹七载矣。触于目，刺于耳，镌于心肺者，俦非权术二字为之颠倒错乱者。袁氏以推倒清廷为己功，南面而称总统，此袁权术之精进也。综计袁氏一生，无不运其权术，而一归之于诈。盖有权而有术，固皆所谓眩时济时之具也；有权而益之以诈，则必僨其身矣。嗟嗟！八十三日皇帝，仅博夫盖棺附身之死荣，权诈之极，抑何可悲可惨耶！吾人屈伏于专制淫威之下，凡有血气者，莫不愿共和成立，得以一伸吾气。袁氏即利用此民气，济之以权术，创逊位之名义于前，抱九五之尊荣于后。其处心积虑，蓄之以二三年之阴谋，固欲一逞其君天下之宿抱也。吾人方日望其守誓养民，为共和之圭臬，适足为惯用权诈之袁氏一笑。所不能自料者，一死字耳，死则权诈亦无所为力矣！论者谓袁之称帝，实祸起于家庭，策划于肘腋。斯则吾侪乡曲之士，所未曾知者，第掬此权术权诈之区别，以为《新华秘记》之发凡耳。

七年秋，海虞俞天愤志于寓庐

吴 序

上自国家大事，下迄里巷琐闻，莫不有记载之以供后人传诵者，是即所谓史也。然则史者，固所以使后之人士奉为圭臬，有鉴于前此之得失存亡，而以资借镜者，然亦未可尽信也。盖天下无真是非，有毁之者，亦必有誉之者，则记录其事，亦未必遂能公允。况处专制之世，一言不合，立遭惨祸，故凡属食毛践土之士，无不当倾其天王之圣明；即奉命以修史，亦必多方改窜，委曲求全，以符明哲保身之旨，其事之正确与否，固可勿必加问，则史尚真可信耶？且文人无行，自古已然，苟有啖以利者，恐趋之犹虞不及，何能若董狐之秉直笔以诛奸？譬诸扬雄美新，蔡邕德操，在其一身而论，固有知己之感，而誓竭尽所长以报。然设以此类人物修史，而勿淆乱黑白，颠倒是非，誉操、莽为尧、舜、禹、汤之流者，吾不信也。故正史之略者，转不若求诸野史。盖撰述野史者，与书中人氏，初无若何恩怨，仅知秉笔直书，殊不必故加以若何毁誉，斯则其事尤为可重，他日得辑入正史，而传诸万祀，亦未可知也。

试以今日之我国察之，豺狼当道，百鬼夜行，可谓举国无一完人。然而跋扈阴狠若袁氏，犹大有歌功颂德者在，则他日之无信史可观，固已明矣。是故有心之士，为抱杞忧，则故辑其事以为野史。虽体仿《秘辛》、《说苑》，未必得遂传诸于后，然其苦心孤诣，要亦足以传矣。吾乡指严先生，为仆父执，亦为近世俊彦，文坛健将，而出其余技以为裨官家言，亦已著作等身，洵有以夸《虞初》而赫《夷坚》者。史学一道，尤为所擅。近因受有种种感触，复退而执笔续野史家言。若《南巡秘记》、《十叶野闻》诸书，皆属煌煌巨制，与众不同。一编既出，光焰万丈，要为历久不磨之作。今复以其近著《新华秘记》交本局刊行，于袁氏家庭及政府之种种琐闻，无不列入。结构之精，文词之雅，以较前作，且有过之，虽属野史，而即以当洪宪一代之信史观，亦无不可也。嗟乎！袁氏未窃位以前，席卷南北，睥睨孙、黄，固亦一世之雄。乃曾不刹那，身亡国灭，仅留此崔巍之新华宫殿，供后人之唾骂凭吊矣。而后来者犹方兴未艾，亟起直追，亦步亦趋，罔有顾忌。苟览及斯文，恐亦将有废然以返矣。则是书之作，又岂徒然哉。

中华民国七年相月八日，同邑绮缘吴惜偶撰

自序

国命不辰，迭遭颠沛，于是有操、莽者起而觊觎，不达时变，不知分量，行复昏昏螿螿〔蠻蠻〕，至伪造民意以欺天下后世。此洪宪八十三日之戏幻，所以遗羞神胄，腾笑友邦也。其事实大耑，自有董狐秉笔者在。不贤识小鰕生，宁无其责。顾尔时既以病废，不复亲睹内幕。迨寄食国门，则海蜃之帝制，已先泯没者数月，憾吾迟晚，思有以弥之。乃友朋设宴之余，里巷传布之末，经过遗台老树，或泥爪宛然。偶读断简残编，亦征信未远。自托于《梦华》、《剪胜》诸家，掇拾丛残，绩此袜线，自惭无状，未敢以质大雅。会嗜痴〔痴〕同病者辱问俚及，用撮录之，遂成函帙。虽然，蚬事丹豕，妄备乘牒，主铅旨有数者，亦不敢知，曰：此亦伤心人不得已之所为也。

夫时代沧桑，文章官样，读史者之恨，不于其文繁事简而在于其失真。则下求之野乘，往往是非不徇，忌讳胥捐，而恩怨之左右袒又复若风马牛然，是则存真之可宝也。易世而后，云日共见，清浊攸分，固理势有当然者。乃或巧词脱过，只手蔽天。莽大夫往事无征，狗官儿故态复作。红丸、挺击之案

可翻，《燕子》、《春灯》之笺可谱。长袖善舞，何妨覆雨翻云；国破家亡，我辈富贵自在。特借禹鼎温犀，象此卢蓝秦削，是则锄奸之为贵也。黄袍加身者私室嬉笑，攀龙附凤者丑态难堪。袁公路称帝百日，郭彥威快活一时，乃复竭意铺张，任情淫纵。朱温遍乱张氏之室，禄山尽括河北之财。郿坞之金银器皿，劫夺易空；咸阳之钟鼓帷帐，一炬殆尽。以彼方此，尚为幸事。而多财厚亡，悖入悖出，天道好还，人心大快。其理固不可掩，其事罔不可稽。是则垂戒之当务也。神仙方士之录，识祖龙所以亡；西京十洲之记，覩汉武不足治。下逮秘辛、杂俎、外传、遗事、山海、迷楼可志，六郎、婉儿可传。月殿秋宵，则长生谱其私语；铜屏春色，则控鹤矜其秘闻。野史可补方书，拾麈亦充谈助。是则博闻之有资也。学殖既荒，珍斯敝帚而已。若夫安雅之彦，斥为淫哇；方闻之家，嗤以齐语，则又何说之辞。

高阳氏不才子指严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瘦马阴谋

友人薛君为予言，袁氏实排满倒清之主动人物，且惟一实行家也。薛固久任袁氏幕僚者，予詫其辞，而知其必确能见地，因详叩之。薛曰：“此事在当时绝秘，洪宪盛时，尤罔敢道只字。今洹上之墓草青矣，言之固无害。且日人稻叶君山著《清史》，已略揭其隐，惟内幕未尽披露。今破工夫一道之，为子《秘记》作资料，可乎？”

袁之知满人不足有为，而处心积虑，施其破坏之阴谋者，实始于辛丑回銮而后。及荣中堂既死，则进行益猛矣。

庚子拳匪起，袁方任鲁抚，独不附和诸亲贵，而与东南同盟，为河淮间保障，使义和拳之坛案，不敢越雷池一步。诸满人衔之甚，必欲杀之，特以在外省缓焉耳。惟荣知袁有隼才，私相倚庇。袁亦感激，故未遽萌异志，且以为满员中尚有人也。时端、刚等私缮一书致袁，速其赞成拳匪，并令调和江、

鄂两督，须一致排外，否则即将复更其位置。袁意颇动，乃遣心腹走京师，私询于荣中堂，愿听指授机宜。荣乃以“守定主张，顾全大局”八字报焉。袁遂决计拒绝拳匪，与诸亲贵抗衡，皆荣相力也。时革命党之旗帜，时揭起于滇粤间。及回銮后举行新政，势益飘骤，袁知大祸将至，尝因燕见荣相，从容进言曰：“国家大计，当防患未然。今默观兵力财力，及民情舆论，较之庚子以前，大相径庭矣；强邻逼处，复在在棘手；而党人傲扰其间，东窜西突，其势未可扑灭，一旦变起，恐非教匪发逆之比也。公忠诚体国，历有年所，似宜早为根本解决，俾祖宗基业，磐石万年。某愿奔走疏附其后，万一不效，亦有以答皇太后、皇上之恩遇耳。”荣沉吟良久，喟然曰：“君言良是。予亦知近日朝廷敷衍新政，浮费无益，但皇太后春秋高，狃于成见，未易破除一切；皇上败于前事，威信已堕，便不足言矣。予幼蓄于太后，虽贵显，殊无特异之权力，且老矣，尚何能为。他日继吾志事者惟公，幸好为之。此时尚非机会也。”袁严然起谢，既而曰：“立宪、练兵二事果何如？”荣曰：“立宪非朝廷所信，老佛特以此牢笼中外而已。兵情积弊甚深，国家岁糜巨款，收效殊鲜，新兵习闻民权等说，未必忠于朝廷。吾惧他日之祸，即中于练兵也。君如柄政，能维持之，则祖宗社稷之幸耳。”

袁既退，语其亲信曰：“满员中止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何能为。”自是一变其态度，始有予

智自雄之意。凡新自留学东西洋归国之学生，竭意延揽，而于东洋归国之昌言革命自由者，尤嘉纳无忤，且私有所馈遗甚厚，幕僚咸诧异，袁知之。一日，私室燕谈，笑谓诸人曰：“苏长公论战国养士，谓智勇辨力，苟有人收而养之，则天下靖矣。今革命党气焰方张，吾将用此术剪其羽翼，是或借弭将来之乱，未可知也。吾闻吴中村姬，有蓄雏女于家，比长，饰而售之者，谚称‘瘦马’，用意又毋乃类是。与其供盗匪略卖，毋宁为村姬之瘦马也。”众笑而服。复论及皇嗣事，袁叹曰：“当必有摄政王出见。渠狃于前事，不顾大局，吾行且受挫折。虽然虚骄之气，孱弱之朝，其与能几何？苟吾言不中，尚可支柱残局；【不】幸而言中，则必有安受其烬者。檀道济谓坏汝万里长城，与吾为仇，于渠果何所利耶？”众亦为之太息扼腕。

无何，两宫晏驾，宣统帝嗣立，醇王果摄政。以戊戌政变德宗失势事，衔袁次骨，遣责交加。袁知不可留，遂以足疾罢职，退居彰德，杜门却扫者三年。顾此中岁月，实非闲暇，乃正制造革命党之良好机会也。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谒袁，袁分别其才之高下以为待遇。其私邸中谈燕游观，无不座客常满，而尤亲密者，则有金某、陈某等，设有盟誓，谊若父子。旋由金等受袁之囊金，四出收买野马（瘦马自引其类），或助党中爆发之资。故宣统纪元后二年间，无月不有革党揭竿之举，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某党人尝述其经过事迹

曰：初，予等以袁为党敌，列其名于暗杀之单中。会将往滇南谈党务，而资斧无着，告贷于密友。密友屏人谓予曰：“尔以吾为富有资财乎？予之挥霍，实有人供予取求，非予所固有也。”予问其所主，则附耳告以袁之别号。予骇诧见于色。友曰：“子勿尔，袁实惟一赞成革命之人。且将来实行家必袁也。子倘有所需，渠固无不应者。屈子玉趾，吾当以介绍自居。”予姑应之。盖心中方有出入，以为得近袁氏，自有作用。苟睹其意不诚，尚不妨作暗杀之阶梯耳。遂从友往谒。及至，见私邸闳丽，园林池馆，拟于王侯。且警卫环列，检视綦严。独友人悄然前行，与警卒数语。警卒略视予，遂不复过问，听予随友直入。历堂宇数折，得一园门，其中花竹萧森，池沼幽畅。复有司阁臧获辈，咸鹄立以肃予友。予友曲折引予入一馆，题井雕绘，庋架琳琅，壁间多法书名画，商周鼎彝。友乃指一榻坐予，旋出至庑下，手按柱旁一牙钉，知为电铃呼仆者。须臾，一衣履华洁之少年趋入，友乃举予所预备之履历书付之，且喃喃有所语。语殊细，静中谛听，亦不可悉闻，似为有急事求见云云者。仆唯诺而去。良久，又有二仆入，则担一食槃，其中罗有饼饵、汤饺、糖果之属，约十数事。友谓予曰：“子来当饥矣。渠出寻常点心，盍尝之。”予亦不辞，试铺啜其三四，咸可口。食竟，仆复进茗撤具。越一二小时，其间烟酒供奉，络绎不绝。顷之，一仆始入曰请。友顾予曰：“可入见矣。”乃振衣行，历花坛桥榭数处，始抵一精舍。帘幕

四垂，异香馥郁，庭前花鸟迎人，怡然心醉。仆揭帘让客，予侧身入，则数年来悬于心目间之目的物袁氏，斜倚醉翁榻上。见客至，掷书而起，走就中楹之一长桌旁肃客坐。友与予俱行鞠躬礼相见毕，逡巡就座。袁氏丰下微髭，目光炯炯，然态度殊甚朴诚。略询予之在东状况，旋以最简单之语奖美，亦无溢词。其时左右绝无仆从，似预告戒令暂避者。予心怦怦然，以为苟欲行事，此岂非绝好机会。顾彼如此诚恳，且有礼贤下士风，绝不似前此所传之奸恶。昔鉏麇见赵盾忠于所事，遂触槐而死。百闻不如一见，古今同轨。予虽不效鉏麇之捐生，顾安能不因此而心折。将来革命事业，未始不出此伟人之手，焉敢复作仇视哉。予因收拾妄念，亦复振作至诚以相应答。袁亦赏予朴愿沉毅，略谈时局变态，及政治改革学说。予举东西各国大概以对，意殊侃侃。袁似首肯。未因引友语谓予，闻君南行，已备赆仪，戔戔之敬，幸勿峻却。倘此后缓急有需，尽可相告，勿见外也。予感激之私，几难择语以对，唯唯而已。旋即辞出。袁复与友密语，友唯唯。予即随友出室，袁送之帘外。寻与友循路出园，抵一处，知为会计室。有人出酬应，言语甚和。少顷，一伙持纸出谓友曰，此某银号七百金支券也，以五百金奉贵友为赆；其二百金则某项使费，请公代发者。友颌而受之。即偕予出府，立往某银号取金，以五百授予，予略事摒挡。濒行，友谓予曰：昨袁面嘱，渠已汇金万五千至滇边法国某银行，有支取证券在此。君其

善藏之，勿泄于人也。”予亟允诺，遂行。及抵河口，则党务方以穷窘阻滞，予立宣布袁助金事，欢声雷动，遂定三日后举事。虽未奏功，而使满政府受无穷之影响者，皆此急救金钱之活力也。

及辛亥事起，袁出而组织内阁，卒酝酿以成议和退位之局，固由清政不纲，时机已至，不知皆袁之枢纽其间，实有以促成之耳。时党人之与闻机密者皆知袁为排满第一大功，故当南京孙文辞大总统职，令蔡元培等授命北京时，党中领袖某伟人宣言曰：“袁氏功不在孙文下，今为继任总统，宜也，非幸也。”众议遂决。是可见党人之服膺袁氏，盖有素矣。

小王爵

隆裕太后允下退位之诏，其内幕实出于某亲贵之劝逼。隆裕事后颇悔，然已无及矣，故哭泣数月即薨。而某亲贵者，乃受袁氏之运动金五十万，及许以永久管理皇室之特权，始不惜毅然为之者也。亲贵在宣统朝已正位揆席，顾其人阘茸巽懦，嗜利无耻。初颇恶袁之为人，当袁退居彰德时，屏不与通闻问。及武汉事起，朝列震动，仓猝欲议兵筹饷，迄莫得要领，于是诸权要金推袁，谓非袁不能弭此巨祸。而亲贵亦见风使帆，且欲特别见好，以为自保计，乃先遣心腹某甲，夙与袁氏契合者，持重币驰往彰滨迎迓。某甲如簧之舌，竟将一席话耸动袁氏，深信亲贵之为迎袁主动者，其恤民爱国不得已之苦衷，及能识英雄之巨眼，一若中朝惟彼一人有此见机。袁氏虽明知其无能为，而得此奥援，供吾利用，宁非绝好机会，遂亦施其牢笼之伎俩，殷勤款待，立引某甲为上宾。既入

都，则首谒亲贵，与之密商三昼夜。始而组织内阁，以大权归袁，竟推倒老庆，且使老庆亦俯首帖耳，惟命是听。所以能然者，则彼最得隆裕太后之宠信故也。初，亲贵之引袁氏，尚欲以爵相自居，而使袁总军务。及内阁议起，知时势变迁，实权已不可必得，不如坐得实利。乃使某甲风袁，但得使老夫终养天年，子孙毋转沟壑，则一切事可不问。袁慨然许以三十万金，并约畀其子若孙以若何官职。亲贵遂力耸太后，专任袁氏。不一月，而冯、段仰承意旨，勿赞成共和。隆裕即慨举二百六十余年之大宝，公诸民国，拱让袁氏措置。此中枢纽转移之捷，都中人莫不骇诧，岂知袁氏之处心积虑，非一日矣。

当袁既攫得内阁名义，知第一步已告成功，于是着手为第二步之运动。先以密电致意前敌冯、段两军帅，俾以倾向共和意表示朝右，以试内廷之情状。及复电至，果举朝震骇失色。宫中几至时闻哭泣愁叹声，贵族咸仓皇战栗，莫可为计。但愿保全身家性命，不敢复争宗庙社稷，并权位亦不妨割让。袁氏徐起而覘之，知事机已熟，乃特密约亲贵至邃室，屏人而请曰：“公世禄高位，谊当与国同休戚。今革党势盛，京师动摇，旦夕且有肘腋变起，公愿坐视其破坏乎？抑尚愿保全之耶？”亲贵扼腕流涕曰：“奈何不思保全。顾自问绵力，恐无以胜此重任，故举一切委公。今仍举国以听公命耳！前誓俱在，公胡忽见疑？”袁正色曰：“非此之谓也。公

意固然，下走无庸复议。但兹事体大，形势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上有皇太后、皇上，公虽明达果断，其如掣肘何？”亲贵毅然曰：“皇上幼冲，未能亲政。摄政王久已引嫌不问政务，公所知也。主大计者惟太后。太后视吾犹骨肉，凡所言无不从。公但有命，吾自能为公了之。”袁起致谢曰：“然则今日之排难解纷，非公莫属。愿公开拓心胸，破除成见，创此千古未有之奇局，拯彼百万无辜之生灵，而且可保万岁祖宗之血食。公如有意，则报酬之价值，当惟公命是听。至我将来优待，更不待辞赘矣。”亲贵闻言，似略有迟疑，旋乃答曰：“吾既许公举国以从矣，第畅言之，罔不可商。”袁乃举退位以谢天下之说进，且言苟能敦劝太后及早办理，则引各国宪法优待皇室之条，更当适合中国国情，使之双方美满，从此休兵息民，共享福利。此不朽之盛业，他日必铸像以祝公，公幸勿观望以失时机。亲贵默然良久，忽跃起曰：“吾犬马余生，苟获目睹太平，死亦何恨。今愿牺牲身家作孤注，玉成公之壮志。明日即入宫办此事，誓不反顾矣！”袁亦欣然称颂，出酒食尽欢而散。

越一日而开特别御前会议，凡王公大臣莅会，均相觑不发一言。更越一日，而退位之诏下矣。隆裕召袁入见，掩袂痛哭。袁亦泪下如绠縻。时内监持诏候隆裕批发，隆裕哭泣不止，意犹迟迟。亲贵方跪御前，恐中变，急抗声曰：“愿太后以民命为重，早一日下诏，即早救生灵一日，此盛德事，勿过

悲也。”隆裕知不可已，遂画行付内监捧出，命袁等副署，而清祚告终之最后五分钟即在此时矣。

闻宫中人云：先一日，亲贵人宫陈退位之说，隆裕太后犹艴然拒绝曰：“吾召袁世凯来京，与卿会同组织内阁，为保清祚也。今且此而断送天位，卿等享恩负德，何以对祖宗于地下？”亲贵大惧，频以首顿地，称奴才死罪，愿太后惩治。良久，太后颦蹙不语，既而曰：“毕竟何法可解此厄？”亲贵知太后已无督过意，乃呜咽而泣。顷之，悲声大纵，且号且语曰：“民情风靡，士不用命，大事去矣！奴才无状，实不能有所计议。”太后亦泣曰：“竟至此乎？”亲贵乃历举冯、段电报及各省响应消息以告，且引袁世凯中外大势及善后事宜等称说，哀音瘖口，娓娓动人。太后曰：“吾一人断不固执成见，坐视荼毒生灵。第宗亲勋旧咸在，不可不征集众见，决此大计，异日勿谓祖宗三百年基业，断送于妇女之手也。”亲贵叩首受命，且引今兹退位，系极光荣之事，与历姓亡国不同，愿太后分别此意，明白宣布。乃立请下征集御前会议懿旨并正式上谕。太后即口授亲贵大旨，命付内阁速行撰拟，盖皆亲贵一人敦促之力也。

下诏之次日，袁氏即命人赍送银券五十万于亲贵邸中，又致手书，谓民国政府成立，即当任公为永久管理皇室事务长官，以酬大德。亲贵欣然受命，意此后子孙当不失富贵也。或泄其事于隆裕太后，太后大恚，詈亲贵全无心肝不置，深悔

前此不应轻易允许，授彼发财之机会，因誓言宁死不愿见某。亲贵闻之，以三万金贿小德张为之说项。太后亦自认己过，不便显加遣责，然终郁郁不自聊，疾革之日，犹呼某名诟詈云。

京津兵变

改革之始，孙中山以十七省投票选大总统，开府南京，时退位之诏犹未下也。及袁氏之大计画既遂，而总统问题之竞争以起。袁初与党人通声气，固慨然有成功不居之高度。然在党人意见，亦以中山之政治能力不逮袁氏远甚，惟其野心必当限制。此论颇得多数赞同。故袁氏觊觎总统之阴谋，在党人并非绝端拒却，所争者南北地点之差异耳。党人以为北京系专制魔窟，且为北方民族君主习惯所薰染，一时以新鲜之共和空气输入，恐格格不能相容，故有请袁氏来南京就职之议。当日舆论颇激烈，袁氏颇难依违，初以北洋军队必赖镇摄，势不可遽离京都为辞。南京政府则固请派人留镇，务令袁氏南下受职，而不知其中密谋早布置悉定也。往来讨论至再，袁氏不得已，姑以吞吐之词揶揄党人。党人不察，信以为真，乃派特使賚盛仪至北京迎迓。既见袁，袁殊殷殷，仍绝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不露反对之词色。其下属僚睹南使，莫不恚愤怨詈，惟一二亲信心腹，则阳阳如平常。识者早知袁之别有用心，断无俯首就南方轨范之理，然终莫测彼用何法以拒之也。

时军界自中下级官以降，莫不怒斥共和为无谓，民国为不经，公然敢为推翻之论，而袁氏不禁，与平日约束森严之状复异。且于南使适馆时，又故令军界作奋激跋扈态以示之，如明谓己之万分为难，苟不羈縻，即不可一日居者。口有言，言南方；手有指，指南方，则皆疾视饮恨者也（南使中蔡大学校长其一也）。南使颇意沮，知旦夕必有变，然坚持约法，不肯退让。

袁意怏怏，谓客曰：“吾昔求一江督而不可得，而南京以总统职迎我，宁有不愿？但此间军队数万人，皇族旗丁处置迄未妥帖。我去后，谁可与言镇抚者？此事殊未易办，吾宁愿辞职归洹上，谨以此破天荒之总统让贤者耳！”客攘臂曰：“渠等皆持私意相责难，妄人之策，安可信从！国都数百年根本所在，而吾辈权力所及，尤不可轻议变迁，此行徒自扰耳！公勿过虑，吾辈当斥南使而返之，毋令其溷迹此间也。”袁沉吟良久，曰：“公等意固佳，但彼一时此一时，今南方气焰方张，倘以空言搪塞，犹水济水，愈甚无益也。当必有术以处此，俾自知难而退，虽投鼠忌器，或致有所损失，然两害相权则取其轻。第使一劳果可永逸，则忍痛数小时，享其利且数世，亦何惮而不为哉！”客唯唯间，似犹未喻其旨。而某大僚

者，袁氏之子房，清季时即有能名者也，默然无语，兴辞而出。客既退，袁氏忽于密室得一秘密函，愿有所陈，乞屏人赐见。袁果斥退仆从，独坐斋中，某大僚微服径入，即低语曰：“顷间主公已了喻，业面谕某某两军官，促其以明日调发为鼓激计。一方面告戒警区，防护要地，无使过甚，同时发电致津门某统帅，亦遥为声援。但使牺牲小民数家之产，不令伤及元气，则口实有资，各事易办矣！”袁氏闻言，叹赏者再四，并亲密谕及宝刀各一，俾便宜从事。又命拨银券十万授之，以充秘密犒奖及善后救济费。某僚遂唯唯退。

是夕，南使方宿迎宾馆，约两夜，忽于睡梦中惊醒，但闻喧哗声、号泣声、枪炮轰隆不绝声。馆人仓皇走告曰：“事殆矣！内外城同时兵变，势颇炽，闹市被掠者已十余处，今且及此间。闻军等怨袁总统将南行，遽离根本地，故激成此变。声言必杀南来之使，要求总统留北，则立可投戈归命；否则将另举统帅，劫袁而与南方对垒。公等盍早为计。是时所赖维持治安者，赵长官之警兵耳，力护本馆，不令军队任意蹂躏，皆赵公力也。”南使闻言，正仓皇商脱险计，忽赵长官派密使来慰问，且言此间大危，速迁入赵之公馆中以避凶锋，然后长计议可耳。南使明知中计，顾已入陷阱，无法可施，姑依赵为保障。此一日间，危辞险状，纷至沓来。赵迭作拥庇计划，且报袁已允各军官不南迁；军官亦允惩办倡乱者数人为交换条件，幸渐磋商就绪。又赖各方面弹压解散，乱机大致消释。